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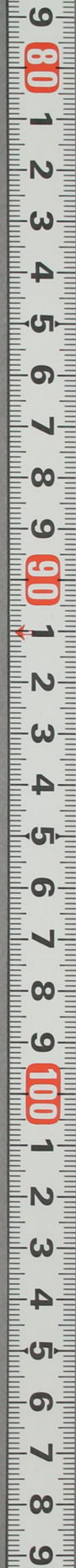


補義莊子因

獨見附標
六冊

五

13
3135
5



門 口 13
3135
卷 5

莊子因卷之五

莊子因卷之五

三山林雲銘西仲評述

雜篇庚桑楚第二十三

或曰王士元元
倉子云元倉子
居羽山之類
偏得其一偏
也
畫分明也挈提
挈也
擁腫呆笨之意
鞅掌矣頓矣容
也
大穰風俗淳厚
或曰元倉子灑
作鮮按洒有洗
音舌韻通用

老聃之後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非居畏壘之山
後執弟子之役者也偏得獨得也○其臣之畫然知者去
北居二字便留下南見老子之地
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知以經畫為知者挈然仁以
挈度為仁者遠而去之言其所棄也擁腫之與居鞅掌之為使木鞅掌不用之儀容也居之使居三年畏壘大穰○是下文有恆者人舍
天助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其見

昭和十年
一月十一日
購求

又曰高誘註譬如梅矣古梅足以爲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爲一人酸此語見淮南

譬至人之功用不見其迹也

洒然獨有異。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言其無功於常人也。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尸祝社稷尊敬之至。欲尊之以爲君也。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南面與下文不釋老聃之言。兩相呼應。言南望老子而有媿也。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春生秋成。天地有大美而無爲而常自然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至人與道爲體。藏身深渺。而百姓亦率其性之自然。不知有知。愚賢不肖之分別。而謀所向。往方爲大道之行。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然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也。

或曰元倉子作的人人耶

尋常步似喻道。魚獸喻庚桑子。鯢鱣喻狐。喻畏壘之民。專授庚桑子之賢能。百姓先有善利于已而爲之也。元倉子作書善就利。喻萬大道而顯其身必有患害也。通雅物無耦曰。特獸無耦曰介。元倉子場作蕩。

我其杓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今畏壘之民。謀欲尊敬我於賢人之間。必我爲福淺之器。有以自見。故也。吾是以有負弟於師教。而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與社稷尸祝相呼應。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爲之祥。八尺曰尋。六尺曰步。七尺曰仞。祥。妖孽也。喻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恣縱。而爲非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賢能以德之在己。言善利以功之及人。言堯舜亦不免假此以爲治。今畏壘之細民。亦望治之心切也。蓋亦聽之乎。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上言巨魚巨獸之宜享其利。此

辨頭而易見也。垣墉蓬蒿作爲無益而高自標置髮米言其道之瑣屑。淮南曰量粟而春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承上言不但不足於濟世而且足害也。

即谷以巨魚巨獸之獨雅。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其害介獨行也。場跌宕也。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耿而已矣。魚獸以故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以自全。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不逮此乎。藏身深耿句。是一篇之綱。○老聃以本爲精。以物爲粗。以有積爲不足。淡然獨與神明居。卽藏身深耿之義。末段。天門無有左是極處。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墉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以賢能善利天下。堯舜之事何足道哉。是其分別賢能。將穿渾朴而植蕪穢。有失大道之自然。惟見其辯之至精。如櫛而簡髮。炊而數米。無以復加矣。究何足以善。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利天下哉。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爲盜。日

穴既穿壁也

或曰。越淮南作。曉越曉古通元。倉子作南子。米之標。又曰。樗牛運而長矣。將奚以託業以事斯言。

中穴既吾語汝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蓋舉賢則民知則民以知相盜。相軋則爭。相盜則殘。何也。以民之趨利甚勤。而無所顧忌。若以善利先之。適以大亂倡之。耳。穴既取名器而分裂之也。南榮越蹇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托業。以及此言邪。南榮越。庚桑弟子也。此言指藏身深耿之言。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體其受而不虧。守其性而不離。去知識而不鑿。積久而純。乃幾於道。南榮越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

言形亦譬如耳
目心而非有聲
皆狂之害也豈
有物問之而不
能相得但此種
工夫則已聞之
矣諸解于亦字
全未理会

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問之邪。欲相求而不能
相得。有不能同。則不可強以相效。辟未有閉之也。兩形開
而不能相得。將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
營。越勉聞道達耳矣。勉而聞之。是道不過自耳根入者。庚
惡可以及化乎。此老誠實可憐。
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蠟。越鷄不能伏鵠卵。魯
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奔蜂小蜂。藿蠟豆間
大青虫也。此言爾之
不能化。皆吾鼓
鑄之力微耳。子胡不南見老子。此是上下過脉。一語
路井然。乃作者
極力結構處。南榮越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贏擔

因楚師前弟子
名
迎頭與人借來
之問。即眉睫之
間露之也。
求諸海也。無依
怙之意。
或曰。自愁。江南
本作息愁。
孰乎。辭二字。作
一句。讀言其功
之熟。而力之勤

此公敦。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
何與人皆來之衆也。謂其挾三言而俱至也。南榮越懼然
顧其後。此老驚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
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言聞老子之說。不
得其解。茫然不知
置對之間。併欲問之語。而
失之也。此老迷悶可憐。老子曰。何謂也。問此欲問
者何言也。南榮
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
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
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人已之間。顧此。失
彼。所以為患。下
文。字泰定者。至心則使之句。共三百餘字。
層層痛發。人已之義。不在兩下較量處。老子曰。向吾見

也或將贊乎
屬下句便干然
而一轉無味
縛縛也捷閉也
外縛于物而欲
件三捉之則捉
不了內縛于欲
而思渴虛捉之
則捉不着內捷
外捷不見可欲
使心不乱也
言彼能說出病
根故可用藥我
之病連自己說
不出故津三之
惡不可後若
用大道一其必
將風邪蔽鋼疾

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
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
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以三言為患又欲於三言之中求
免其患是萬不可得之勢也亡人
失路之人也言越自有之情性欲反之而不得其所入之
門所以為可憐愍者可憐二字將迷頭喪父之若一筆
寫南榮越請入就舍而卒業也召其所好情性者
求所以反去
其所惡所惡即所絕
所棄之專十日自愁困於其心求得而未得
也此老苦心可憐復
見老子老子曰汝自洒濯孰哉孰熟同問其洒濯身
心功夫或熟與否鬱鬱
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惟見其鬱鬱自愁而其中
洒濯未淨猶有惡也是物
之粘着而夫外韞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韞者以皮束物
之義捷者門牡

益甚而生不全
矣故但願聞漸
生之經沈註再
聞大道心益落
然如飲茶加病
或曰管子不
不楚謹知言
焦註拙以手拘
打也劉云手筋
急也
謂不若人之用
意者物備着在
外也
冰鮮凍秋之喻
最須細玩蓋人
之精神起初如
水一般無所凝
滯一入世俗鑑

關閉之義如耳目之韞於聲色而欲物物以持之是繁而
捉也則莫若內捷則心不出而外不韞矣老子云塞
其兌閉其門是也內韞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心術韞於事為而
欲事事以止之是
繆而捉也則莫若外捷則物不入而外內韞者道德
內不韞矣老子云開其門解其紛是也外內韞者道德
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若外與內俱韞雖道德在於
身者尚不能自持况遵道而
行向未至純熟地位乎持即上文所謂捉也○下文冰解
凍釋之論與末段徹勃解謬去累通塞等語痛發此義
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
者猶未病也若越之問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
衛生之經而已矣言已自知其病不足以勝大道之藥衛
生即上文全其形生藏身淡耿之意經
也常法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即老子所謂
載營魄抱一

庚桑楚

鍾便成凝結先
淨便足全其生
初之理至于至
人之忘物無方
仍不失其本來
境界尚屬未能
也孟子所謂大
人不失其赤子
之心意亦彷彿
交互也其人共
食乎地共樂乎
天日在人群而
無人累此至人
之衛生所以異
于赤子也是至
子問由前所說
工夫便可到至

能無離能無下筮而知吉凶乎即禍兮福之所倚福能止
乎即知能已乎即知能舍諸人而求諸已乎
能儵然乎無所能侗然乎無所能兒子乎專氣致柔如嬰
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知也終日嗥而嗑不嗥和之至
其德厚矣故以下痛發之音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卷手曰握
也長哭曰嗥聲啞也音終日握而手不掇共其德也音
一而不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也音目動曰瞶精行不
分日共終日視而目不瞶偏不在外也音目動曰瞶精行不
知所之居不知所為與物委蛇而同其波無心而是衛生
之經已此段言本於大道左南榮越曰然則是至人之德
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是前未能而今始能

人地位否
來災叶響讀絕
此段仍是庚桑
所問衛生之經
老子教他立定
脚跟再進至人
步位也張本有
物見其物一向
字心胸也心胸
泰定則發天然
之光耀而照見
真吾從此修為
而至于有恒則
世俗不來纏繞
而人舍之天助
之人之所舍則
全乎其為天民
矣天之所助則

譬之冰初解而凍初釋渣滓未融尚未夫至人者相與交
能到湛然地位安保其以後不復結乎
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攪不相與為怪不
相與為謀不相與為事儵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
經已至人則上德不德與斯世交食乎地耕鑿共給交樂
觸吾心故不怪不謀不事惟儵然侗然往來於其間至人
衛生之經如此而已○上段是自求於已湛然獨得此則
紛紜肆應攪而後成仍不害其曰然則是至乎此至字與
藏身淡眈處所以進上一層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
矣句相呼應生出至禮至此至字與
義至知至仁至信等語
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
灰上段雖與人物利害相接而不攪猶知有人物利害之
說也此處欲拈出不知二字故又將前能兒子乎復說

可以全受而全歸矣。人舍解作人歸。天子解作出而和世。便子庚桑子不默然之意。自相矛盾。學行辯三句。陪所不能知一句。所不能知。即人舍天助之理也。倘有不能到此地。俾則鳩鈞必敗之矣。備物將形。則養生而可免于內。心則懷形而可免于外刑矣。

一。通其命。意與前不同。惟不知故能稿。其形而灰。其心若也。此不知而字。與下文知止。乎其不知所不知。句相呼應。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禍福生於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既稿灰矣。安得而累哉。上段言人物利害在境。而不在于心。此言禍福由心。而不在于境。是藏身淡耿之有得處。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所以又進上一層。見其人。人有修者。乃今有恒。宇。心宇也。心宇泰然而定。則定而生慧。可以迴光自照。人見其人。得其為真我也。故人之有修者。至此方於常德不離矣。泰定從稿木死灰後得來。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惟德不離者。自能獲天與人歸之報。出則天子處則天民。其效一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推出一層。言有道者。不特禍福無有。且可以無禍而有福也。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

洪慶善云。言持心有道。苟為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而而字。作則觀。沈註。身是菩提。樹。如明鏡。臺。臺也。時。二勤拂拭。莫使惹塵埃。所以持之也。菩提本非樹。明鏡亦非臺。不知所以持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不可持也。或曰。持操也。操則存。有持也。舍則心。不知其所持。

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然此俱非有為之也。天下之之所能行。辯之所能辯。惟道不可以知。知則學之所能學。行然者。知止乎其所不能知。所謂道之極也。若有不。即是而故作誤。為僥倖於難。必者。必為天鈞所棄。備物以將形矣。天鈞敗之。一句。生下。人誅鬼誅等語。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言人備物以奉其身。思慮預防。常入恭而有禮。宜足以自全矣。若是而眾惡交至者。皆天也。非人之所致。自有道者。處之不足以滑亂成德。而入於靈臺之中。何者。蓋靈臺本有主持。而不知其所主持之時。而有不可主持者在也。此從禍不至。福不來。意再推出一

也出入無時無知其鄉不可持也考強持之則將不見其有矣諸已而發矣發之久遂入于其中而不念其過益多不待天鈞之敗而自敗矣人誅鬼誅又頂每更為券券內取信于內券外取信于外也庸平常也波風矜其外而如有所踐在人視之不過勉然而已與物相終始則

層言禍福有時無定突如來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人必有諸中而後發諸外若則每發而不當是亦妄發而已既入於不誠之中又不能舍其故轍屢屢更變以自掩飾惟成其失而已此與宇泰定者發乎天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不見誠已來人誅謂刑為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而誅罰此與人舍相反之疾○此與天助相反獨行謂獨修於人所不見之地所謂誠已而發也明乎人鬼幽顯一致也人誅人所不知也鬼誅人所不知也語雖平講却重鬼誅一邊故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內外即老子下接以券內券外之說券內者為己之學行於人所不見之地即上文所云獨行也○根上字泰定句來券

物皆受我覆冒矣此物苟其則厭苦此身為無可奈何而只得如此是不能容其身也沈沈其人奉目及他人誰為我者政曰陰陽下脫拘鼓為小句見淮南泰定至此一段反覆而言靜則誠動則妄求衛生而藏身深渺者不可不知也天地之內通受天道而生者人

外者志乎期費券外者為人之學期費是博取廣求之意○根上不見誠已而發句來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雖平庸之中自有光耀丕著所謂闇志然日章是也○根上發乎天光來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賈人猶貨殖人安乃彼猶魁然自大也與物窮者物入焉言深自儉約如根上每發而不當來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言始與之為雷同而志不在焉也志不在則自身且無所容於其間安與人同如此則人將離之故無兵莫憐於志鏤鏤親無親則與人睽絕矣○根上人誅來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志之為兵傷人之心鏤鏤則傷人之形而已盜之為寇可逃而免陰陽之寇莫逃於天地之間

莊子因 卷之五 庚桑楚

亦分而有之故
成毀莫不有道
存物二大極亦
事二大極亦
無可惡者以有
意行之則入乎
私而可惡矣
見其鬼不得道
者入於斯滅也
得死得道者生
順死安也鬼之
一也誠則無息
也陸註一即實
際理地
因器以明道
無本無竅是言
道之隱也剝末
也此言道之費

惟至人弱其志而不必故無兵藏於非陰非陽之間故萬
物不得而盜也否則未有不受其戕矣○此根上六助鬼
誅二意而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道者先天之朴朴散
總發之而道未始與之相離即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
齊物論篇通為一之意○道之分本無惡也其所惡者以成毀之
乎備者其有以備各備其體而不相通耳所以惡乎各備
而不相通者以人之各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有其備而不能相通耳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
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故生死之道本相通也若各有
管生是雖生亦見其為鬼矣何者以生而得是不反之道
勢必至於催挂輪網未失真性直謂之得死道可也若乃
既死而有不能亡者存是其鬼之能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通成毀而為一故能劫外獨存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
定矣○惟以有形之物理取則於無形之造化是出而知反
而人事定矣○此段言道體無常以無形為極末一

也
實誠也
無物不有此道
故為宇無時不
有此道故為宙
天門陰陽登湯
而生物之門也
沈註門出美天
自然義
且生物而無有
一物
不能乎出將以
有為有而滯于
有備矣
自道通至此一
段言天地以實
理付我而我不可
不盡其誠也

句是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本剝
非有根抵而出歛然而死非有空際而入生死本有實理
也而未生之前既死之後果在何處安着生生相續而無
已惟日見其長而不知何所生者為本何所生者為末有
也○此言道之有形者皆無形也下二句分頂上二句有
所出而無竅者有實然惟有所出而無本者方能長若
者左能有實若有竅則拘於竅矣○此言道之無有實而
形者能為有形也分頂上四句內疑有關文九字有實而
無乎處者字也有長而無本剝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有實而無處所
方之大也有長而無本標所以成個在古來今之遠也造
化之本於無形如此故其中之生死出入莫不由之而欲
求其形則了不可得是之謂天門也○無見其形根
上無形二字來總收無本無竅無處無本剝等語天門

庚桑楚

沈註第一說
無字其次則說
有但反說生是
弱後而不知歸
死是歸家則分
死生為二其次
則說始末生則
無既而生則有
俄而死又無俄
三段說
翼戴公室而著
姓昭明也景大
也
賦是糊塗而不
可分別也至紛
披而移字所在
則可言矣然言
所宜言哉

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然以無有為天門者，非有此無有也。乃并其無有而無之。即齊物論所謂未始有無是也。聖人以有形象無形藏身於此。人法雙忘，能所俱遣矣。此方發出藏身淡眈精義。藏字與上面藏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未始有物，即上文無有之義。○二個至字，應上然則是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

臆以臆一樣何
用波此分配得
庸與息偃之所
皆至何用通觀
其各不相同之
也。則不可不知
也。故舉移是言
之。
精註請嘗言移
是五字，合在不
可知者也。下
觀郭註可証
沈註乘葬法之
乘相乘而不已
也。於是無有
為有，安指功名
富貴，果有之
名矣。因以身為

一也。三者之論，或有而無之，或有而一之，或分而齊之。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於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景以戴而著，甲氏以封而著，其非一也。如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是而已。○畢竟楚人好說楚話。有生，賦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賦，釜底黑言有生直聚氣耳。本是幻相，何得妄生分別之見於人。已之問乎。今乃披然而曰移是，非言之當也。披然雖然不可知者，分解之義，各是其是，是無常在。故曰移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臆者之有臆，臆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文也。適其偃焉，為是舉移是。雖移是者之非，其實是之所在。蓋有不可知者也。譬臆祭者，分臆與臆於俎上，是可散也。而總有一牲之體，則不可散。如觀室，必周遍於寢廟，又適其偃息之所，方謂之全室。如此看來，安有真的，是處所以為不可知。則人亦為是不可知之。故輒為移是之言也。○此從上面道通其分句生來。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

質如質子之質又差立仁義等名復人以爲已此因捨死以償斯直至今日皆謂此鴛鳩無所高下矣

躐市人之足四句一順無終此至仁無親相合郭註明如素定最確

以已爲質使人以爲已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爲知以不用爲愚以微爲名以窮爲辱試言移是之人以有生爲生而聽命於所知與人相乘於是非之間果執以爲各實遂以爲己之質不可復變使人皆取則焉而其以死償之若然者是不能照破幻塵而認虛爲實以言之有用者爲知以不用者爲愚以言之通者爲榮以阻者爲辱究竟是無常在時而用時而不用時而通時而窮亦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何知愚榮辱之有哉移是今之人也今之人應上古之亦與之同於同也此從躐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鵞兒則所惡乎分者四句生來以鵞大親則已矣躐市人之足則自稱放鵞以爲謝若兄謝也至於父母躐子之足則併鵞批而忘故曰至禮有不之矣○世法中尋常閒話說得娓娓如許

兼忘無親之仁也信矣不期辟金之信也沈註豈有物制而至矣則不物又曰勃悖同

自古之人至此一段言古人未嘗商道而今人商道之遠者皆由虛文拘外累之耳此所以貴于履道全生而循性也或曰有生必有性爲之質知識交接外

入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至禮不見人序至義不求宜物而自然化裁不謀自然先覺也無親無不愛也辟金不待金玉以爲質也○此段言知之至者有所忘於外以証古人未始有微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物之是今人移是之非也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微與撤同勃勃然歆羨之意奪於外誘則志若他用皆爲差謬矣德者有得於己情之相攘此四六者所以爲累道者任其自然着於有爲所以爲塞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正言適得吾體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靜靜則定而生慧矣故明明則表裏瑩然渣滓渾化故虛虛

即為也。
或曰性之動則
情也。
知慮謀謀于內
所以為之主也
猶既謂不着意
而已經看見若
一加審視何不
知之有言知者
修為之易也
德感則心也治
猖狂妄行而蹈
乎大方也名矣
二者若不同
而皆無為而無
不為者也
工乎天拙乎人
如能使長聖大

即上文所謂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故無道者德之欽也。
為而無不為也。○此段言入道下手工夫。道者德之欽也。
道者自然而已。生者德之光也。生者知覺運動。性者生之
故為德之所貴。生者德之光也。故為德之所著。性者生之
質也。然之理。故為生之本質。性之動謂之為。率性而出。百
為之偽謂之失。為之漸離於性。則入於偽。故曰失。○此
矣。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外交於物
於心為謀。知者皆本於此。乃知者之所不知。外不着物。內
不着已。如睨者不必睨視於物。無不見也。○知者之所不
知。應上知止乎其所不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文字中統中引線。備極針工。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
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知者之所不知。有持而動。
已不輕從事於外也。既動矣。無非真我之自然。而事莫不
就理焉。德在內而治在外。名雖不同而實相合也。○此六

穰而不能使無
蛆豆也沈註心
與天合工乎天
也舜有鞭行人
從之拙乎人也
聖人之所以不
知全人也
方註惟虫能天
天之天者也
久則其由同天
矣全人天人聖
人同文勢有鼓
舞耳故結之曰
不得已之類聖
人之道
一足之人豈顧
外飾刑之人
豈顧死生

句言人而之天。內外皆得。所以無為而無不為也。動以不
得已句。與上面性之動對看。動無非我句。與上面為之偽
對看。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
人。夫工乎天而佞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弄善中微而取譽
天矣。聖人任其自然。而不以有心為之。其工拙反。唯蟲能
是。故拙於人。所以佞於人也。聖人所以為全人也。唯蟲能
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彼跛
息群。分類聚者。蟲能蟲也。不知其所以然。然而然。蟲能天也。
全人惡天者。惡人之天也。蟲之天。則率其本然。人之天。則
有心。而為天也。有心為天。猶且惡之。而况吾之天乎。人乎。
有相勝而不定者乎。○此十句言天人之間。均不可以有
心為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
之也。○
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莊子內
卷之五 庚桑楚

沈註復謂未詳或自為自適意復及覆也謂皆通饒遺也人皆不答正悔之而不怒之實也沈註本無念憶在我特不得不怒而加以吝欲也本無經管在我特不得不為而見之於草程也天地冲和之氣敬之者自敬于被無其也侮之者自侮于被無

是故非以其所好寵之而可得者無有也威以取物物必逃之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逃將安在故有若伊尹及百里奚者皆莫能逃焉此八句言聖人之為天者止所以為人不必後彼於求得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膏靡登高而不懼遺而自無不得也死生也夫復謂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膏靡登高而不懼遺而自無不得也徒之人也畫畫衣侈弃也二者無所懷於中故能有所忘於外復謂猶言服習人不能忘情於人於是始有饒遺不餽而忘人則無入之情矣有入之形無入之情非天人乎介者侈畫四句分屬上節非是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

與也

自道者德之欽至此一段無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為而無不為之總結言忘人而為天人所以為無不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不露圭角終庚乘于藏身深渺之美而下脫無

人之道天和者自然之冲氣人得之以為生者怒出不怒為出無為是有為而卒歸於無為之意氣平則靜理足心順則神功至不得已而起則所為皆當欲靜二句至此一段無起下之詞不得已句根上動以不得已句來此十八句為而無不為之總結言忘人而為天人所以為無不全體功用渾然當歸本聖人之道而大道無遺蘊矣不露圭角終庚乘于藏身深渺之美而下脫無

為者此矣止乎所不知動以不得已無義也聖人至人全人天人無二教也此老聃之旨也庚桑楚得之以居畏壘所以全其形生者素矣一日因畏壘之民而發其義宜南榮趺感然有託業之請也乃楚既明其師之

莊子

庚桑楚

三

莊子內
卷之五
教復推其教於師吾意越必能反情性而自化奈何其
至老子之所始則挾三言以俱往繼則灑濯以自愁及
內外俱轍心與境而相牽引又欲舍大道以求衛生豈
知衛生之經非大道不能乎故老子卽以藏身淡眇之
旨分著其義而歷考其所能使其心不與境接而大道
或可庶幾矣然又不能無安勉之殊也若至人不以人
物利害相撓是其境未嘗與心接較之冰解凍釋又有
進也然猶有知之未忘也必如兒子之槁木死灰而禍
福無有方能以心而化境矣故論其理之必然則天光

發斯有天助人舍而境旣由心而造論其數之或然雖
萬惡至以爲皆天非人而心總不由境而加知止其所
不知道盡矣豈若不券內而券外昧乎人誅鬼誅之戒
者哉雖然道之止於所不知者何也蓋道本無可知者
也成毀常通無形可見出入生死由乎天門此淡眇之
極自非聖人鮮克藏於無有一無有之中與道合體者
矣故古之人有未始有物之說知有所至而不嫌於異
今之人有移是之言以知爲師而貽譏於同孰知至知
不謀勃謬累塞之旣化自有無爲而無不爲之用蓋道

德本於性之自動而知者之所不知所以可貴也。工乎天而拙乎人。聖人與惡天之全人。豈有間歟。夫聖人又非有意於為也。藏天下於天下而物自莫能外焉。第見其敬侮不殊。同乎天和為忘人之天人而已。其有為也亦緣諸不得已耳。聖人之道不外乎藏身淡眇之旨也。此篇意實貫珠文頗艱澁破碎卒然讀之蒙然而已其中精粹之語殊不可及後人疑其非莊叟之言恐亦非定論也。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超然遐想之意。不對則必自思。所以免此者矣。沈註望日思奮也或曰區區。猶喪匹。武侯未可遽告以養性之言故因其所以警曉之執飽而止固卑而不足言。視日猶未免高望遠志而有好大喜功之心。一則不知有我。遑顧其他沈註。釋云。嗒睡馬咬。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顧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言嗜欲與性成。縱之不可戒之不能。內外交困。所以可勞。武侯超然不對。超然猶悵然。○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謂搏執求飽得飽則止。是猶狸性捕鼠無大志也。上之質。若亡其。一。蓋併其思。而亡之。嗒。

生子因

卷之五 徐無鬼

七

中規中矩此亦非有意而為之然未嘗乎鉤繩規矩則被其生未化也成材生而如此也郵如郵焉若有以之郵佚遺事也郵佚而喪一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不知其所喻性情病耳目病俱為不可必如區一喪一而後能免其學橫說之謂鋪陳其事之說之謂揚芳其說六張即六

然喪耦。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言其動合。架度也。舊分齒背頭目。太泥。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佚。若喪其一。憂也。佚。失路也。喪其一。若是者。趨軼絕塵。不知其所。狗馬即上面亡其亡之意。俱是疑神守氣之旨。至道不外於是。故無鬼自謂真人之言也。呂吉甫以喻人臣忘勢。謬甚。而笑。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縱說之則以金板六張。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文可經邦。武可戡亂。故曰奉事而大有功者。而吾君未嘗啟齒。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說若此乎。徐無鬼

鞞也。沈註。若是乎。怪其操術淺而效深。今人于紛然酬酢之時。迴念狹提。最為可樂。味乎此。則漆園反性之言。可見矣。流人。喻實性之遠。逃。虛空。喻遁于所。迷。以失。直也。辭。之徑。已非人迹所至。而又藜藿寒之。極形其境之荒涼也。跟。踰。而住。空虛之地也。

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商曰。若是乎。曰。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似人。似其本不亦去人。滋久。思入。滋深乎。夫逃虛空者。藜藿在。乎。鼪鼯之逕。虛空。空谷也。在。塞也。鼪鼯之逕。山蹊之間。跟位其空。行。欲鼪鼯所由之處也。而藜藿塞之。荒涼可知。且止之時也。聞人足音。足然而喜矣。響也。九字作一句。讀。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警歎其側者乎。警歎。喉中聲。數之。景。幾使離人。破涕。猿號。鶉啼。聲不堪聞。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警歎吾君之側乎。喻人失其性命之情。猶去其鄉。而遠遁。一聞真人之言。未有不

賓擯同。喫不慣酒肉。絕是直高強擯酒肉而不御者終傷也。

如親戚昆弟之。久離而復合矣。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即將酒肉之味。生出養字。來言萬乘之。養與匹夫之養。所處雖異。而神有各足。高非長。而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不但腹削民。下非短也。膏益有糜爛其民。以養耳目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之意。觀下段便見。

神豈欲為此。和一致也。姦越位也。推已及人。則暢然損入利已。則歉然也。姦。

則足以病神。病之病神也。沈註。無論人心不服。即身中神明其首肯乎。外傷為之。則內益潰。君自此為之。從此入手也。沈註。誠為二字。此段眼目。形與形相生。有仁義之形。則偽仁義者。必從而充之。心有所形。則憑空造出一形矣。心有成算。則自然生出攻伐矣。心有變動。則內

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也。亂聲色臭味之塵。蔭其六根。賊其天和。所以病也。夫是數者。皆有生之養。所不能免。人則不病。而君獨病之。何哉。承一句收得。冷雋。與達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愛民。從上面苦。一國之民意轉下。欲為義。即下文。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為義偃兵。為仁義也。造兵之本也。君自此為之。則始不成。始息之政行。所以養釀亂。大抵以其迹為。凡成美惡器也。君雖為仁義。幾且偽之。皆不能以有成也。哉。凡欲成其美者。皆為惡器而已。蓋仁義本美名。而為之不由中。未免流之於偽。豈非惡乎。偽字生下。誠字。形固造。形成固有。伐變固。外戰。於外。所謂兵莫憚於志也。

莊子 卷之五 徐無鬼

未出而外已戰矣故下文遂極言心兵之不可有。有雀列徒驥指兵麗譙鎬壇喻心言胸不可先有甲兵藏逆懷藏逆億也。巧謀戰三者必皆懷藏逆億而得之是心兵之害也。君若勿已矣。言必欲愛民也。胸中之誠即好和惡姦之神也。天地之情養万物如一之情也。櫻如黃帝以仁義

若心執定而不化。則有攻伐之形。心為物所變亂。則有戰鬪之形。此言外形皆本於內形也。下二語承上一句。君亦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無徒驥於鎬壇之官。鶴列名麗譙樓名鎬壇祭祀之地。蓋謂人心若與物鬪。則一室之內無非爭奪之境。兵騎之象無之者。去其心中之兵也。無藏逆於得。無以巧勝人。無以謀勝人。無以戰勝人。逆德也。無藏逆於順之中。就一念之起而言。巧謂機心。謀略。夫自機巧出。戰爭又自謀略出。四句一層推出一層。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夫以勝人為勝。養吾私以快吾神。其為矣。其戰勝果安在乎。養吾私與吾神。君若勿已矣。言君句。根上若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來。君若勿已矣。言君為此戰勝之修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櫻。謂絕去事則已矣。仁義之

櫻人心之櫻。周濂溪誠無為一語足以蔽之。七聖皆迷。商形去知之候也。遇牧馬童子。因疑得信也。七竅渾沌之喻。不切亦若此而已矣。之此指襄城之野。傍徨無倚。行不知所之。正為天下之上也。或指為牧馬者。固非。或指為治病者。亦未是。六合之內。俗塵纏擾。故至于茫昧也。

幾偽者。一味無為。自然與天地無私之情相應。而夫民死。不櫻觸於其中焉。天地之情。應上天地之養。句。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民命生死。懸於君心之。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駢乘。張若謔。芻前馬。昆闍滑稽。後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大隗猶大道也。見大隗而七聖渾沌死也。童子大樸。與偕所以皆迷。亦猶七竅鑿而未雕。問途莫切於此。曰若知其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兩亦若此而已。予必而自遊於六合之內。

乘日之車進德
修業欲及時也
黃帝遊而迷童
子遊而痊則黃
帝之所謂聖者
童子之所謂病
也六合之內交
臂應指也襄城
之野水解凍秋
也六合之外則
不可方物矣

循本凌轍也詳
問也每事歷過
詳問之也

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
野遊於有方之內為物所構漸覺瞽昧也欲已之則莫今
若以明故乘性中之慧且而遊於無障得之處也
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六合之外出乎有方
之法喻治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黃帝曰夫
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黃帝以童
不逞為治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
故又請問也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其病身其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沈註長者教子以無事之法每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

無凌評則不樂
必察而後能用
其凌評也招世
自炫者將以求
售中民庸碌者
惟思保位猶如
信宿之病二名
欲名居于此而
不去也
通雅際壁會也
相交會之名
比親暱也通力
合作也
遭時有所用二
句言其得時而
駕亦為已而已
順比于歲舍于
時趨也若此者

無凌評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凌凌轍評評囿於物為物所拘也○四
句言各有其能而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
憂其無以自見也
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
律之士廣治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招世招搖於世以自見也
中民務求得民之心者也矜難謂勝入之所難勝奮患謂
自奮於憂患之中宿名留名也廣治廣其治世之具也敬
容飭其動作之容貴際以交際為重也農夫無草萊之事
○九句言各有其能者各施其用也
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則不比二句言各有所為者各有所取也庶人
有旦暮之業則勸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二句言各遂其
也喜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之徒樂

易物所易而不
能易物者也既
易物所易則內
外皆汨于物而
已

僥倖而中也
未有公是而各
是其所是與未
有定的而各中
其所中同也

變通造水奪造
化之權所以為
得遠之道也

陰中包陽之中
包陰故召其微
而著遠以弟子
盡其道為耻故
託言非是猶惠

子以不出乎眾
為耻而務為強
辨也

或曰淮南以冬
錄膠以夏造水
又曰調弦者叩
管二心彈角三
動此同聲相和
者也夫有改調
一弦其於五音
無所比鼓之而
二十五弦皆心
此未始異於聲
而音之君已形
也

鍾伯敬曰琴瑟
各調不同有兩
絃三絃者亦有

物謂物力勢調權勢總上二者而言樂變謂喜於更張
以自夸耀也。○三句言各有其性之偏者得失易於動
念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
也。自招世之士至勢物之徒雖趨向不同而遭時之所用
也皆有所為但各安其一偏猶歲令各有其時不能為變
易之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逐末而喪真不
為之用所以為可悲者。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惠
子曰可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下皆
堯也可乎惠子曰可惠子此時亦明知其不可故意說個
可正是其強辯處此等口實真個無
可奈何惟有置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秉公孫
龍名與夫子
之不較而已

為五果孰是邪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
道矣吾能冬舍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
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舍鼎不用火爨造冰不畏暑化蓋
冬有伏陽夏有伏陰以氣相召也

○俗本舍鼎謂未是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

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廢置也置一瑟
於堂置一瑟於

室鼓此瑟之宮角而彼瑟之宮角自動蓋以律相同故聲相應亦非奇事也夫或改調一弦於

五音無當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動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

已且若是者邪當主也學記鼓無當於五聲之當又或別
改調一弦於五音無所主而鼓之二十五

弦皆動此一弦者初無或異而能然者乃是為眾音之主
故耳六十四調皆起於黃鐘之宮官為君故能役他律此

在子因

卷之五 徐無鬼

新

止改一絃者如
琴慢商調但絃
二絃實調但
紫一絃而被六
絃亦即俱改調
箕之移柱亦然
其所改一絃即
音之君也
諸家皆不能勝
我而服我則為
命中之技而非
魯遷之瑟可比
矣
音美踴投也循
本足不進見
躡子喻不愛精
神鉞鐘踴肆力
堅台唐子喻大

亦常理不足為奇魯遷之惠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
夸其弟子未能相出如此
我以辯相排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
以辭謂抗其詞以相爭也相鎮以聲謂厲其聲以相壓也
惠子以四子與我相辯不能取勝自以其道為至豈知道
以無爭為貴相抗
相鎮無有是處
莊子曰齊人躡子於宋者其命閤也不
以完其求鉞鐘也以束縛也
必古者以刑索門欲其子之為閤
則必束縛之又惟恐其缺何其愛子不如愛物也○此喻
惠子輕其性命之情而不知保惟加意於詞辯名聲之間
顛倒之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唐失也子已
甚者也
不出境外亦終於遺失而已○此喻惠子不知他
夫楚人
求大道惟於四子之中欲求相勝總不得道也
寄而躡閤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離於岑

道不在淺近遺
類猶不知類
躡閤不能動舟
人習於舟其勢
明不敵矣夜半
無人其勢明無
助矣宋商于岑
其勢無所依傍
矣造之怨也亦
何為哉
物必有質而後
文可施郢人既
死無立不夫容
者故謂之質死
惠子天資甚高
敏悟絕世然園
睽二不舎猶孔
子取狂相

而足以造於怨也
寄寓也寄寓而躡閤者其孤弱可知
既無鬪具乃敢於夜半立身岸上以與
舟人鬪吾知其不能脫身於岸上徒以取怨於舟人也○
此喻惠子道既不足於己又欲於是非茫昧之際與人爭
勝不足有濟徒使與物不通
沈身岸上而足以造於怨也
而已二喻三意諸解俱未明白
喻據相之勢以與人爭且失其真意其可再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
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墜而鼻不
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
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運斤成風
也非夫不動之質無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
以施其巧質猶本也
與言之矣
以惠子之輩猶痛惜之則莊子之言舉世無一
知之可見矣然吾以為千載而下亦無一知之

卷之五 徐無鬼

者不獨當年而然也

或曰質猶質於君前之質對也。可不謂云言不可不及時相詢而遺言也。張本謂作譏按管子曰管仲若於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曰不可其為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不比之與之並文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

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鈞亦逆也。管子之言正是愛人以

德君友之間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

也上忘而下畔上忘者忘其勢分之榮也下畔者使人忘我若畔而去之也愧不若黃

帝而哀不已若者既取法乎最上又不以責人而矜憐之所以為難以德分人謂

不比之所謂人至清則無從此即潔廉之累也夷有不念舊患

所以屈廉而不害于聖鈞引君之怒逆拂民之欲上若必之下若畔之便其鈞君逆民相及列子作下不畔郭本黃作皇或曰恂恂通

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

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

不癡不聾不作不癡不聾不作家翁正是此義勿已則隰朋可隰朋事業不著於春秋未見其賢與否但管仲臨終亦曾薦人太史公言是年隰朋亦卒則管仲能料生不能料死也蘓老泉豈為定論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溪

綦有一狙焉委蛇攫抓音極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

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委蛇宛轉之貌攫抓拔援之貌敏疾也給續也捷速也矢行雖速狙

猶能搏也趨射爭進而射也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

矢多不及搏執其矢而斃其處也

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極也伐其巧承上見巧來恃其

司馬云見執而死

驕人之色
鋤其驕矜之色
頭一名也亦衆
則不至狙之委
蛇詳頭則不至
如狙之恃便伐
巧
存物論中一問
恐其不可如此
也此際所言問
其何以能此也
故下文答以居
山穴之中言無
心自晦則至隱
亦彰懲其如是
乃日飲而自至
于斯
器之謂田禾以

便承上敏給搏捷
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入哉
富貴則有驕泰之色賢勞則有矜誇之色施予則有
恩德之色尊上則有傲慢之色是皆所以取禍者
顏不
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
辭顯所以淡自貶損鋤其色之根也三
年之功而後成則此段工夫委屬難能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
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物之尤言於
一物之中稱
為最者若槁骸死灰如此其將何以自見
曰吾嘗居山穴
中矣當是時也田禾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我必
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彼惡

見子綦而往
于人
致曰淮南至精
之像弗招而自
來不覺而自往
竊三真不知
為之者誰而自
成智者弗能誦
辨者弗能形昔
孫叔敖恬臥而
鄙人無所害其
鋒市南宜僚弄
丸而兩家之難
無所闕其詳註
恬臥養德敵國
不敢犯害又按
通雅甘酣通循
本若言可用則

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賀賀其得人也言已有以自見故人得而知之孰
知名之所由著即實之所由喪也烏得不悲乎
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
其後而日遠矣
既悲人之務名喪實矣然知其喪而悲之
猶為喪而未復故悲夫悲人者然以知其
喪為可悲尚有悲哀之跡未臻化境故悲夫悲人之悲者
而後日遠乎累槁形灰心益由此矣○文如層巒疊嶂愈
出愈奇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
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言古之人宴會之間常有言
以相規所以之言於夫子也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言吾聞聖人
不言之教而

吾願有喙三尺。反言其無所用也。沈沈枕羽而甘寢也。總兼容并包而不分析也。道之所一有一而未形也。德皆從此而孕。故總乎此知之所不知則無可言矣。故休乎此。則有德亦不能同。是辨之亦不能舉。故今有善辨之名。若儒墨者。其為不善者可知矣。若欲以辨舉之。

吾未嘗語人。今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則於此語之。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尺。二人皆以無為而解。着必喙長三尺。而後能言。此事甚言其不能言之意。夫下之語止此。即現在執爵受酒。二人往。當而敘述一番。有對境相忘。彼之謂不道之道。此之謂不言之辯。彼指一之機。妙甚。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矣。道指夫也。故德總乎道之所一。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矣。道先天之樸。一而不分。故失道而後德。總猶歸根也。知之所不知。其個中有難於形容者。而言於此。無所用也。休止息也。此二句分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名若儒墨而凶矣。德有四端。萬善之名。自舉者。舉其事以示人也。儒墨各有分名。而曉曉於言辯。是不能總乎道之所一。而休乎知之所不知。誤已誤人。豈不

則亦不勝其辨矣。此則道之所一者也。賢尚不許之。况大之名乎。有心于大則不能至大乎。大况為德而豈天地之大自然非積累而後成也。無求跟上矣。求來無失無弃。陪下不以物易已。蓋有所失有所存者。先有欲于物而後失焉。弃焉。如相易也。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是故生無爵死無謚。實不聚。名不立。此之謂大人。言聖人之渾同而不外著。所以為大。正與儒墨大人相反處。此又生出大字。辨折到底。轉換不窮。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而况為大乎。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德乎。善言即今所謂能辯者。人尚不以為。迥出言語思議之表。不可為也。有心為之。夫大備矣。莫若便不是大。而况為德乎。德者道之降也。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備矣。容心於其間。而人可知矣。句法冷軟。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反已而不窮。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誠。性分之中。萬物皆備。何假於外。而曰求。何所遺忘。而曰失。

不窮為父已也
不摩因其自然
也古故同

九方歎弗知相
相宜與國君同
食故以為及及
三族而不知此
中大有不同故
子綦以不知其
所自來為之蓋
以已不求顯達
而同食亦非及
及三族之為矣
用尺於入於二
字說慈與國君
同食則此際之
形境可想而不

何可舍置而曰棄是故知大備者不以物喪己反之當身而各足也循乎遠古而不摩也此大人實際道理也大人之大在於此而已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曰為我相吾子孰為祥九方歎曰柎也為祥子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柎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是極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於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父則不祥機鋒有致子綦曰歎汝何足以識之而柎祥邪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言汝惟知飲酒食肉之為福而不知飲酒食肉之福必有所自

能及及三族矣
猶言豈不怪邪
或曰猶言汝何
莫怪邪創句法

渠公存宮中街
名心國君同食
收
取二以畜天下
為仁則必有甚
不仁以存乎其
中者矣故恐其
為天下笑而人
與人相食之患
亦甚乎此矣此
皆誠不能動物

來吾未嘗為牧而祥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鴉生於矣若勿怪何邪祥北羊也室西南隅為矣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數語與庚桑楚篇同意只將與不與等語翻弄其行文斌媚有今也然有世俗之償焉凡長袖善舞之態文品欲仙矣有怪徵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吾以是泣也言其循常任性無功於世俗而得世俗之報者勿為則己矣不為而自至無幾何而使柎之於燕盜得則不可奈何惟泣之而已

故以愛利行仁
也誠苟在中
何用行仁哉
有器所以得
有仁美所以得
民規暫過目也
言一人之所見
有限不足以斷
制利天下也正
此上文不見天
下之笑後世之
患下文不知賢
人之賊天下互
相閔會利天下
仁美得民也賊
天下一人之所
見有限而流弊
無窮也若此者

莊子曰

卷之五

五

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於是別而鬻之於
齊恐其逃故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渠公齊富室為街正買柎
以自代也○此言禍福倚伏無常術者之謂祥即道之不
祥也故三代之祖若父皆積功累仁而後食其報若暴秦
之興而九廟隨滅於二或曰適當是蹟謂為踰關也
世此古今得失之林也
齒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
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卽庚柔楚篇言
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朝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語意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
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
者寡利仁義者眾捐仁義者是與仁義相忘卽下面外乎賢者一流人此樣人極不可得而利仁

局中之賢人何
從得而知之惟
局外者明其故
耳通雅暖姤言
其柔悅也崔烈
傳交不知姤邪
姤猶好也
又曰卷裏曲裏
盛羊肉之卷也
聚妻同沈池筆
記直為羊非也
猶言域此以進
域此以退也此
濡首于權利而
不能引決以至
于凶者
舜舉於童主此
得人之得而不

義者天下皆然也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
則歸往者不可得而禦矣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且假夫
禽貪者器夫為仁義之行未必由中而出不過為民歸往
入如豆區金鐘之類是猶假好獵者以網罟罾之具以
肆其掠取之術此大亂之道也後世人與人相食非以此
歟諸解俱謬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譬之猶一規也形當輔
其自然而後可以曲成而不遺若必驅其從我是欲以一
人之斷制利天下譬猶割物者不顧其所安而總合一割
而斷之其為傷者多矣此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便其利中之害規割也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
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賢人為仁義之人
賢人一等者○許由逃堯之言止此下有暖姤者有濡需
俱莊子雜著觀勾踐會稽之語可見有暖姤者有濡需
者有卷婁者暖姤濡需卷婁六字叶音成文其義已見下
文不必穿鑿訓詁疑當日或有三樣成語故

莊子曰

卷之五 徐無鬼

五

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此性情與之相合也。利如順利之利。衆至則向背不同而不能入。相合不能相合。則不能順以志之。煬如煬者避竈之煬抱其德而不用。惟煬其天。和以順天下。管子。蟻壤一寸而仞有水。是蟻有知也。如蟻奔知則無營求。如魚得計則不爲。

莊子欲引卷婁。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姝姝姝。一段。因併及之。而私自說也。自以爲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虛靜之中。本無一物。何處着得。濡需者。豕豷是也。議論此等人是坐井觀天一流。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圃。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爲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者也。人之托身。貴之門。而一旦與之同禍者。何以異。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此。此等人是以冰山爲泰山。一流。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

餌誘如羊奔意。則不喪於多岐。此喻承上抱德。以起下復心也。句即抱德之意。所謂同乎無知。其德不畜也。平則因物而無所私曲。變則循物而無所作爲。王元。派本。作其平也。水其直也。繩其交也。循以天。待之以無爲。待物不以人力。助無爲。得之失之。之。指物言。或

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童土。即童山。山不生草木。曰童。有清濁高下之不同。以言平。言其陋之甚也。○三等人品。雖不安性命之情。則其失均也。是以神人惡衆至。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比。合也。人既衆。則情亦不一。難得其合也。不合。則未免相背。非所以爲利矣。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無心於天下。而無所親疎。抱德。養和。以任天下之來去。得以全吾之真。故曰真人。真人。神人。無二義也。真者。言其無假。神者。言其不測。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蟻至。微羊。至。柔。而人取其微。且柔者。以自居。而棄其知與意。以目視目。以耳聽耳。以心復心。若然者。其平也。繩其變也。循。如此與物相忘。將使目忘。

得于物而生或失于物而死真
人不能得物而
生也或得于物
而死或失于物
而生真人不為
喪已而徇物也
上二句不離于
物根以天待之
來下二句不泥
于物根以人入
天來
鍾伯敬曰得生
失死其生榮其
死哀也得死失
生欲有其生也
惡有其死也
唯種不如用藥

乎色。而所視者惟目。耳忘乎聲。而所聽者惟耳。心忘乎識。而所復者惟心。復字即易卦所謂敦復。抱德煬和之學。蓋如此。若然。則不見物我有不平之處。而其平也。如繩。不見事機有失常之變。而其變也。若循矣。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言居無事以待事。不以有事求。無事也。比前語氣又進一層。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死生猶金生粟。死生猶死之生死。即貴賤之義也。真人應物各隨其所居。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故當所需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根上其平也。繩其變也。循二句來。以言真人能順天下。非猶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者。故下以藥喻之。諸解惟藥也。其實董也。桔梗也。雞離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可勝言。承上言藥所以醫病也。若不合於病。毒一也。故便浮雞補零利當其用者。各有時而為君。夫用之者得。則不用者失矣。然亦豈有常帝乎。即舉數品。其他

者之能因時達
變也。或曰通雅
雞離笑管子
名卯凌方言云
夫子笑謂之為
俗名雞頭盤風
日常之河亦
常然而不損蓋
恃其不竭之源
竭以其常在于
土而不離也。真
人之德不離寧
異是說沈註只
止也。或曰諸只
猶言縱使
此高其本而不
守其舍。此視目

不可勝言。所以如句踐也。以甲楯三千樓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鴟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文種明於謀國。而暗於保身。猶鴟目能夜視。而不能畫見。鶴脰限於長。而不可斷去。其於得失生死。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焉。請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恃源而往者也。風之過日之過。皆以三字為句。喻真人之應物而不窮者。蓋有其本也。此承上文推進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於土如磁石吸鐵。陽燧取火。方諸取水之類。守之審者。止於定

聽耳復心者相分而不過也。○此承上言源之足恃者。故曰之於明也。殆。友府如官府之府能而自成一家則其專精之至而殆不必言矣。殆不及改則禍益萃之非但不得休歸也。緣功生於憂惠其果太剛則折也。果也待久而人以為己寶不亦悲乎。○其速也。如欲改之反守其性必因其功之素積以期於成而遲久以待其自至。何其難也。是能有有害於府如此世人不察反以為己之寶認賊作子。真可憐憫者。○此承上四殆句而痛言其害。故有亡國戮民無已不知問是也。○亡國戮民舉禍之大者而言。問講求也。不亦不問句俱與此相呼應。是。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字。暗指下面所言而發其端。

也。太一氣之初六陰混沌之象。大目陰陽五行大均物一大極大方通滿充塞大信真實無妄大定不出其位。此言道之本然也。視示同通之壯其氣解之神其用視之明其類緣之因其性。辭之及其材稽之考其有持之防其失。此言有天之然也。此矣。照則循乎。

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足之所踐無幾而要所不踐者方。可資以藉以達天。○此承上起下語。是通。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天之所謂者不一各一端。如渾淪未判謂之大一。至靜無感謂之大陰。分而有名謂之大目。同而不殊謂之大均。廣而不禦謂之大方。期而不越謂之大信。真而不撓謂之大定。此皆天之所以謂也。若有知此則知無餘蘊矣。○此承上知天之所謂而備言之。大一通之。大陰解之。大目視之。大均緣之。大方體之。大信稽之。大定持之。○此又分言知之為功有不盡。有天之循有照冥有樞始有彼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其知之也。似。

卷之五 徐無鬼

此樞則真乎此
被則始乎此
特源而往實際
其解之五句言
有身而藏于無
用無為而無不
為也解既以不
解為解知既以
不知為知則講
求之者不可求
之于物亦不可
求之于無物頡
滑有實捉摸不
定而又非無物
也不代則無二
無息不可以虧
道本無欠缺道
妙如此可以謂

不知之也。不知而後知之。盡有天。則極物之自然。循有照。則循理之自明。真中有樞。寂而常運。始由乎彼。和而不唱。解猶知也。此其問之也。不可承上。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來。以有崖而不再。以無崖。頡滑有實。古今不代。而不可以虧。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又為初機。立個方便法門。設欲講見其升降。上下而頡也。流動旋轉而滑也。然而實理存乎其中。自右及左。今以闕眾甫。更無代易。亦無虧損。可不謂大有昭著。如有舉而引之者乎。揚舉也。推引也。闕不亦問是。此根上。不知問是句。指出問之之法來。已矣。惑然為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言此中昭著如此。曷不問是而生疑惑於其間乎。若以此不惑之實理。能我不問是之妄惑。則復歸於不惑之域。自無有惑之者矣。此謂大不惑也。此又闕不之不。既本無淮南高誘註揚推無屬大數名也。漢指出不知問是之病。而切言之。

響揚方其說
者乎。言道非不
可知。道既有人
揚推。則何不問
之而生惑。若以
揚推之不惑。而
解我之惑。以返
於不惑。庶為大
不惑。不然。吾見
大惑終身不鮮。

凡內而治心。外而治世。大約知天者真。知人者偽。而真與偽之間。其損益又較別焉。魏武侯性命耳目之交。病也。形神之可勞也。是不知乎天之真者也。相狗相馬之喻。好和惡姦之理。非徐無鬼發其義。何以宣真人之警。效使愛民偃兵者。知修胸中之誠哉。然非無鬼一人之私言也。黃帝之見大隗也。以七聖而服一童子。猶不外乎去其害馬之片言。則其他可知已。乃世之人。去天漸遠。未免各有所趨。馳其形性。以潛之萬物。寧知各是其是。以入相敵者。不如立而為質。以天相忘也。若隰朋不

卷之五 徐無鬼

以賢臨人。顏不疑不以色驕人。南郭子綦不先以使人
 知不賣以使人鬻。皆庶幾知天之真者矣。猶未也。惟孫
 叔敖市南宜僚不道之道。仲尼不言之言。則為德不能
 同。辨不能舉。即并包天地之大人。無求而大備者。豈有
 加焉。夫古人之舍人偽而從天真者。非漫然而為之。又
 有見乎人損而天益也。九方歎論世俗之儻。而子綦不
 以為福。堯知仁義之利。而許由反以為賊。蓋知卷婁者
 不得休歸。其失每與暖姝濡需者等。故不如真人無親
 無疎。不以人入天。視生死得失之相乘。等之藥董之相

帝也。亦何至如文種之存。越愁身。僅為鷓。目鶴脛之用
 者哉。夫有形者自然相累。而無形者磨之不磷。凡物莫
 不然矣。彼風日之過河。無損也。以有源焉。則物之守物
 者。皆天也。不然。舍天而從人。斯有能於其府。則殆成禍
 長。於治身治世之道。蔑有不損者矣。如是而知天之所
 謂可不問乎。夫欲知天之所謂。又非以知知之。始以不
 知知之也。大一大陰。大目。大均。大方。大信。大定。此皆所
 當知之數。亦皆以不知而後知之數。所以問之之法。必
 在乎於有崖無崖之外。而求乎萬物今古之間。以不惑

解惑。天人之理。庶乎其得之已。此篇前半。詮理精密。練詞古雅。後半。變幻斷續。不可捉摸。文境之奇。盡於此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獨周禮作箝。國語作藉。冬則以下暗。提醒則陽非可仕之時。無德指顛冥助。消有知照下。依人能捷不自許。以神其交。謂楚王。雖不之許。而必強為薦引。以著其交道之神。此種招權死利。固已顛倒昏昧。于富貴之地。其于朋友之間。豈能相助以德。惟日趨于汗下耳。春本非假衣之。

雜篇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則陽即彭陽。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

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此公宦念頗熱。然求薦何大容易。王果

曰。我不若公閱休。言我雖譚汝於王。不若公閱休之言。足以見信也。彭陽曰。公閱

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擗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

者。曰。此予宅也。予宅。謂我之所安。惟有此耳。此外別無他營也。夫夷節已不能而

况我乎。吾又不若夷節。言夷節談汝於王。已不能取信。而况我不如夷節者乎。諸解失之。

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

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言我之不如夷節者。何也。蓋夷節雖

時病寒者不知其不可冬本非反冷風之時而病熱者不知其不可願宜之徒亦不知其時之不可或曰淮南夫人之事其神而燒其精管然而有求於外者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喝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非疾人以甘辭悅之正

無恬退之德而有干進之智若肯不以氣節自許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其氣味之相薰必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夫凍者假衣於春喝者反冬乎冷風春何足以救凍反風於冬何足以救喝欲因夷節以求進何以異此言其無及於事也夫楚王之為人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正德其孰能撓焉楚王之處已待人嚴猛如此非有辯才正德之人誰能動之蓋凶暴之人非常人所能化必俟聖人而後有以善其用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也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化卑化爲卑屈也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樂其羣而無猜也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通乎彼而仍不失乎我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竝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

德以大道化之則亦料頭編髮而不免虎口爲娛使之和豫而與物爲春保己樂波之順利以托已則已不求保而人自保之不言不形諸外也飲和善氣迎入也偶然並立而人化之如父子之宜歸君田野而君必候其所施前段說夷前後段說公閱休而只用佞人正德一句輕

其所施其和氣之蒸人使人有不飲而自醉者故竝立之間偶然耳乃能使人化有如此者然彼亦非有意於動人也彼本其動人者若居心不過間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其於人期乎歸以居心不過間或行其所施耳諸解俱謬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言即此恬靜之心與人稽其人則公閱休是也若與之以見楚王則必有上化其君下助其友矣豈予之所及哉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爲師人則從而命之也綢繆猶糾纏也聖人之心自無物累之糾有所勉也復命歸根之謂搖作動作也動作之中不離歸根之道惟師法乎天之自然而已亦何嘗自知爲聖人哉乃人則因此而名之耳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爲聖人皆出於自然而無容心也憂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倘若出之有心而憂其知之不足則所行有限而時或有

二作紐
聖人綢繆以下
另作一段言聖
人動容周旋中
禮乃性之也即
命他有所動作
亦出于自然人
便視為有為殊
不知憂其知慮
以為之則所行
恒無幾遇若行
不夫之時將若
之何人與之鑑
人為之鑑也其
可喜終無已人
好之終無已美
者賤而惡者貴
也行賢而不自

不能行者將奈之何。○此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
承上反言有心之為累也。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
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
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此承上
而命之句來言聖人之性出於自然而舊國舊都望之暢
人之命之者亦有不知其然而然也。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緝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
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眾間者也。○十九十失其九也。臺縣
此承上人安之無已句來言人之所以安聖人非有他故
也。蓋以性者人之故物耳。人遠出而歸家未有不見舊觀

賢之行安往而
不愛哉十九十
分述却九分也
褚註緝入之三
字當作緝舍按
日本亦作舍
再相氏至無時
証上終無已用
與物二字便將
人安之亦該括
在內言象人之
心逐物而化即
所謂內化外不
化者也何不試
舍之夫人之所
為日與物化者
本欲法天行健
也今內化外不

而喜慰者聖人復其性。是得再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
其故物。人有不安之者乎。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
之。再相氏古之聖君得虛中之至理以隨萬物之成。則所
不以運轉不窮其無終無始無幾無時以與物化者。蓋有
不化者以為之樞紐耳。何不舍於是乎。舍止也。○此引
古以明上意與上文所行無幾時其有止數語對看。夫
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師天本
自能與天合德。若有意以天為師便膠執矣。何異於殉物
乎。若欲以此為事何以為哉。○此又承上文以天為師句
推進一步言聖之師天非有心於師天故與殉物者不同也。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
入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
濫其合之也。若之何。承上言聖人之師天無容心者蓋其
心至虛併天亦無之矣。又何有於所

莊子內
卷之五 則陽

化是不得師天也。奈何而以殉物為事哉。教語俱備。又事諸解。將日與物化。屬丹相氏。謬極未始有天。不知師天也。不替因物而非狗物也。溢竭也。心万事而未嘗或竭。惟得其環中以隨成。合之試觀聖人合于道者。若何傳如隨其曲傳之傳。師天而不困于天。故能如再成之得其隨。

謂人所謂始所謂物哉。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者。故能與時並行而不廢。應萬事而不溺。此聖人善於師天也。若求合於聖人。則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何道哉。意則見下。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傳之。從師而不困。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司御門尹登恒。人名。湯得之。以為師。雖從之。而不局於教。斯可謂得隨成之道矣。故人不稱其師。而獨稱湯之能自得師。是湯為師。司其名也。然名乃身外。剩法有名。則未免落於有為。而是非美惡。兩端之見。俱生矣。非能合於聖人之師也。仲尼之盡慮為之。傳之。而為之。俱亦不免有心矣。容成氏曰。除日無歲。無內無外。十日積而名之。若除去日。則無歲矣。外之所擾。擾為累者。以內之未忘。致之。若無內。則無外矣。容成氏之言。高於成湯孔子一等。其所以合於聖人之師天者。或以此歟。○自湯得其司。御至此。詞句轉葛不清。恐有脫落。錯簡諸解。紛紛附會。總說不去。余姑曲為

成若師天而不本其師天之迹。是為之司其名也。誠于法而病。又欲擅其名。適得其首鼠兩端之見耳。若以聖人非循為不能。則如仲尼。倘為可謂矣。然不過隨其曲。傳無日則歲于何成。無內則外于何附。以見必得其環中。而後能隨成。若一味世故。圓轉而內無實。

之說。然亦不免附會矣。鍾惺曰。此段頗難。強通疑有闕。除註。湯得其司。御以玉。稱其。多。想。亦如此。看來。喪乎。可。通。命。容。成。造。廢。故。其。言。曰。除。日。無。歲。曰。註。御。等。名。皆。實。言。御。主。調。御。門。尹。所。入。登。恒。成。有。恒。之。修。主。調。御。者。心。正。所。入。者。道。道。道。道。之。此。皆。師。天。者。也。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犀首。官名。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讎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民人。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忌也。出走。言畏忌而出奔也。○扶背折脊。從上刺字生來。言必如此。誅其身。左見得光明正大。異於刺客之所為也。此。前。似。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季子以魏之休養已久。為垂成之。績不可廢也。此。前。又。似。高。一。層。華子

莊子曰
卷之五
則陽
三

得不幾鄉原之
為似是而非乎
曰聖人網羅至
此發明聖人外
化而內不化所
以化人之本也
忌也出走因其
賢臣田忌郤忌
出走而扶其背
折其脊所謂增
不亦羽必不亡
也鍾伯敬曰季
子是蘇秦幸于
恐王以不伐為
賢則仍及其行
刺之故智故以
亦亂人置之又
亂人也但能議

莊子曰
名之五
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
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
求其道而已矣華子以季子猶有功利之心而不知求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恩怨無大小強弱而戰
爭攻守之事俱在所不論矣把亂人兩字一總罵殺尤
妙在第三句故下面戴晉人之言並不提起伐與不伐一
句之間能了前案能伏後音現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以戴晉
脈人只當快論讀過差矣
君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
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
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曰
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

其是非而不能
得其當然之故
故謂之又亂人
戴晉人蓋漆園
自寓也韓詩外
傳戴晉生散衣
冠而往見梁王
在如左瞻瑗玉
斯之在謂審察
也通達人力所
通也若存若亡
似有似無也從
遊心無窮之義
返觀人力所通
則微之至也倘
然若有亡從前
爭奪是非之念
一齊都盡

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
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
乎君曰無辯蝸蝸牛也蝸至小而兩角為尤小以俗眼觀
蝸也梁國一蠻也何以辯哉人跡所及為通達謂四海之
內也今以四海為大矣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况
魏中之梁梁中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此時客便出為
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恂然若有亡也妙若再着一詞
反障礙矣故下文又再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叙客出兩字而不省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
不足以當之大人即前篇所謂生無爵死無諡惠子曰夫
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快而已矣堯舜之人所譽也
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快也管孔小猶以形氣相
長而有聲若劍首之

莊子曰
卷之五則陽

夫妻臣妾一存
乘屋毫無次序
故怪而問之僕
猶旋也埋如埋
藏之埋聖人在
人群必出類拔
萃今混同于臣
妾是自下而埋
于芥民之中畔
田間也無窮然
既為聖人之徒
豈能一日而忽
然于宇宙哉口
言而心不自故
志無窮而得
銷也而不水而
沈猶大隱之不
用分別夫妻臣

環吹之則吹然過矣。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則聖將失其
為聖安得有聲乎哉。○只贊晉人。便有許多規諷矣。當於
言外。夫吹然如風過也。今人言言不然而事難言之。且其言亦不實。已不實。則其言益散矣。高道善辭者
其說有同乎吹劍下乎此者。謂何哉。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蟻丘。山名。
漿。賣漿者家也。臣妾。為人僕也。登極。乘屋也。
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稷稷。髮亂不整貌。
仲尼曰。是聖人僕也。言其有聖德而隱於僕隸之中也。是自埋於民。自
藏於畔。自藏於畔。謂不南面而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庭伉禮。而為客。惟藏於左右而畔。而供
臣妾之役。其聲銷其志無窮。言天下有心人也。其口雖
言。其心未嘗言。所言皆世言。而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
之俱。是陸沈者也。人中之隱。猶無水而沈。所謂大隱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以律此。子路請往召之。孔
人謂其志出於內而不為外所奪者。
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
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然若
者。言下如他。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
這等人也。
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存。留也。室虛。果已逃去也。又添出沮溺丈人一段。或曰。稷稷。言其髮蓬也。左傳。余髮種。汲冢。周各。殷政。總。如風草。通雅。因
公案。但彼隱於耕。此
隱於僕。尤為奇特。恩。而轉也。當顯而隱。無水而沈也。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
子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芸而滅裂之。
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

妾而自成其為
隱彼以我知其
陸沈之故而猶
曉。則必以我
為佞人。朱註陸
沈。視世皆空。万
物沈寂也。若然
言其用心如此
夫子一見知為
宜僚。宜僚亦一
見知為夫子。鹵
莽。潦草也。滅裂
凌躐也。耕芸。虽
有兩候而食報
則一。蓋為政者
治民之始。初終
俱不可有所忽
也。若名星治之

也。若名星治之

而不其量是
 教之鹵莽滅裂
 于我矣變存變
 而整齊也
 衆為即下文所
 謂欲惡也欲惡
 既多則治身不
 詳而鹵莽滅裂
 孽生為性在
 葦蕞葦葭喻凡夫
 種扶形助欲也
 並潰精神消散
 也漏發血氣流
 溢也漂疽疥癰
 血氣流溢之故
 內熱溲膏精神
 消散之故
 雖遊亦必不能

繁以滋予終年厭殮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滅善類而地膚垢也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 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治田喻政也 封人之所謂莊子又取封人喻政之言以喻治身之道 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以衆為故者言其皆溺於衆人之所為故也 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克治功疎物欲交離遂至認賊作子此所以為鹵莽也 葦蕞葦葭二者皆屬喻心地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言其性地荒穢衆欲之荒穢也 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其耳目口鼻之養隨即擢拔吾虛靜之本性以底於病也 始字與尋字相呼應 竝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潰內潰漏則諸竅不收發則內熱則潰也溲膏則漏也此皆不擇所出形神俱病以為鹵莽之報 韓詩外傳子夏曰吾嘗聞魯君其感不以其然何况於子自嘗善善者長其兄而亦其弟也

行吾所學故謂
 之猶是
 叩其人而強問
 之
 大蓄謂法網漸
 密而人人將懼
 于法也先商之
 就其所初見而
 言
 所病寵辱權貴
 也所爭財府
 庫也窮困而使
 無休時病之甚
 爭之甚而至于
 盜殺矣
 所出政令爭
 皆肖其物以為
 設施坦自易示

拍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
 我瞻四方蹙蹙靡
 所騁語甚愴然
 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
 齊見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推而強之以手推覆也解朝服而覆之寓意極遠以為此人陷於罪皆自上致欲使其羞此以問諸朝也下面俱發此意 號天而哭之此等語何處告訴只好呼天痛哭而已 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離離同莫假莫之謂問其母乃為盜乎母乃為殺人乎其所以致此榮辱立然後觀所病貨財聚然後觀所爭禍者有由也 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大古之世本無病與爭也及聖人懸賞罰實府庫而民始不安其本分今不知返於無為之治

無一毫隱曲也。不然則自以為失自以為狂矣。朱註一形當是。一物。力竭不識不敢。出多偽指匪為物諸事。或曰安取當作。安敢林註是也。人皆知責於盜竊而不知有教之如此者追之。如此者則豈可先問盜竊乎。行字一歲之中。有日新月異之

以過亂源欲民之其於窮困不休而不盜不殺其可得乎。此就民未犯罪之先而言。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言致意以不人而又治人以不為之罪也。四語總是一意民知彈力不足以避誅不得不為巧偽以苟免是上以偽倡之矣。取則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凡偽俱生於不足而民所以不足其所由者矣。此就民既犯罪之後而言衰亂之世。民知之知本解下脫一尺字。刻急顛倒之形曲盡於此。可勝嘆息悲愴也。

功可味始則以。敢前為進一境。故是之既而知。其所是者尚非。惟不見故第尊。其所知也。如此其可止而。不求乎非但不。可止而不求且。無所逃乎所不。知以為知也然。其然乎然而又。然也。沈註因眾人之。所欲論而論之。耳有物論所謂

遠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訕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化謂融化進變無窮始以為是矣而卒非之。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即五十九年之非邪。此皆知之所不知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人之生死有根有門第不得而見耳。這個不見處聽之類此人之真主宰知之所知如有目能視有耳能處去既有耳目之後視聽從何處來。此是無根無門知之所不知者人必恃有此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而後知也。疑猶惑也。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已乎已乎嘆息之詞誰能逃此所不知者以為知則人雖有知亦總歸於不知而不能獨出也。即此

殊面四字可削。言拂之為宜正。之為差以禍福。淳三故也。君所以法天者也。天不賜則君又何用私焉。故國治文武同治。其國也。霍舉以國治為句。不是。蓋大人句宜歸併道不私一路。講大人不賜道主于大人。大人既不賜則道自不得而私矣。無為不執距也。無不為合併而為。

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係馬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喻異不見道合。而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併而為公。但異者不合。則同者不顯。會道之可謂之天。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則不當有執距之意。自外入一己之見。由中出者。立言者也。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距。逆他人之意。如此方可合異而歸同矣。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此言不執不距的樣子。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

公也。面猶方也。自殉則此入異。方矣。而不知有所正者不能無所差。故大人猶大沢大山。然百材木石皆我所。有而無容執距也。是謂道止于丘里之言也。號而說之。猶道不止於丘里之言。而姑以其近似者說之也。道無所不統攝。故借丘里以明之。然丘里亦處于方物之類。鍾惺曰。

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能一定。故禍福之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逆於彼者。而偏順於此。若一以我見自殉。執而距之。則事理之變無窮。合於此者。未必不謬於彼矣。豈能使之。一盡同於已乎。此言不可執不可距之故。比之太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須知同中作一。同想。異必歸同。不可作一。異想。同與異俱不在已。不可作一。已想。如百材異也。而同度於太澤之中。木石異也。而同萃於大山之上。則同中有異。而異之未始不歸同也。居可知矣。丘里之言。其以此也。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

是號物之救謂之方。一句註脚。物之救不止于方。道者為之公。則固存于物而非生物矣。物美自而得有哉。鍾惺曰：大約用韻。日月互相為照。而万物不能與日月爭光。故曰相蓋。万物皆持日月而成。列故曰相治。四時代謝。物有遇其時而生。遇其時而死。如四時生殺。

之入之以欲惡。太就生。万事亦如此。欲惡亦就。豈先有之亦憑空而起。片與脾。同。夫婦脾合。則子孫常有。猶陰陽四時之合。而生物或曰。蓋當作害。謂相生克也。陽冠子氣。故相利相害。是也。安危救事。亦從欲惡。亦就而生。名可名者也。實可見者也。粗者不足志。微者不能志。惟此可志。

莊子因

卷之五

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此哉。

道之大也。雖天地陰陽亦在其範圍之中。

不可盡也。第因丘里之言。言之太。號而讀之。猶可。但既有則丘里之言。便難比於道了。蓋道本無名相。何可言哉。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因上既矣。

句發問。以為萬物皆自無中生。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益。有。然其所生。果從何處起乎。

相治。日月往來。是謂相照。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謂四時。相益。蓋者。藏也。陰主翕。受陽主施。與是謂相治。

相代。相生相殺。不窮。是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相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

陰陽四時。如此。萬物莫不乘此。不能無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憑虛而起。雌雄判合。用是而有矣。

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

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既有情矣。則不能無事。而事之中。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亦因之以各出焉。此皆可考而知。非難於致詰者也。此就物理之該備而言。

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先後相隨之。謂序。循序。即有理而不亂。氣運之屈伸相感。如橋之有升有降。若或使之。其中窮反終始。自然相因。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是物所以乘氣機而出入。言之所盡。知有必然之理者。此就物理之循環而言。

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

議之所止。而巳。若其所廢。則為既死之後。所起。則為未生

之前。此處關頭。誰能議及。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

故。觀道者。置之不問而已。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

季真接子。當日有。此二家也。莫為如。

莊子因

卷之五

則陽

則陽

則陽

則陽

則陽

而言或曰疏本
精上有微字橋
橋同橋起運轉
也方密之曰謂
橋然而起極物
極其言之所
知之所至不過
物而已物自廢
也道何損焉觀
道者所以射道
而不已或使如
行或使之同意
季直主於無為
接子主於有神
正於其情物性
之本然也偏干
其理據後而言
之也徧作偏所

佛家之自然性也。或使如佛家之因緣性也。情實也。徧周
備也。此因上議之所止。句發問。以為物之廢起。既不可以
議矣。然此二家
之說孰是乎。
大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
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雞犬之
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以至斯而
易知者。猶不能以言以意而求。况道本不易知者乎。斯而
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
物。而終以為過。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
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則未免。圍於物。而終有失言之過矣。或使則實莫為。則虛
承上。終以為過。來言。或使。則明明有個。至使之者。太說
實了。言莫為。則全是偶然。聚散適然。生死太說虛了。有
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

自化。所以鳴吠
之故也。所將為
所以鳴吠之機
也。鳴吠而或使
乎。究誰為之。吠
鳴。莫為乎。何以
能鳴吠。精而無
形。大而不可圍
莫為。或使。何所
見而云然。或曰
徧一作阻。可見
者是物之所化
而非化于物者
也。或使之說。未
是也。不可見者
在物所不到之
處。所謂道者。為
之公。而非竟無

蓋其有名相者。是物之所為。質若其無名相者。則立乎
物之外。而實運乎物之中。即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是也。此理原不易言。若以為為。可言可。未生不可忌。
已死不可徧。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
所假。未生者。不可禁其不來。已死者。不可窮其所往。蓋一
不可見。曰。或使。曰。莫為。不過想當然耳。非實見得是也。所
以失虛失實。終落邊議。凡書中所言。知之所不知者。皆
指此也。至是。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
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無窮。其末也。來而無止。既為無
窮無止。則言亦何處施設。悉歸於無而已。這便是物理
之所在也。彼。或使。莫為。是有言之所自。道不可有。有不可
起。祇在物終始之間。而物理則未盡也。道不可有。有不可

其物也莫為之說未是也死生之理在目前而不可觀或使莫為不過借以惑人本道也求物也惟道往無窮故物來無止然道在物中豈可見而可言哉道不可以有言或使之非也有道不可以言無莫為亦非也

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
方承上言之無句來言之無則與物同理者蓋以道本不可有若有則沉着於名相欲歸於無難矣究竟看來不論有無連道之一字亦安不上不過假之以為名耳言而况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於大方邪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足即上文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盡皆也為道為物不論有言無言在於言之足不足耳若論道物之至極處既不在有言又不在無言於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非言非默果是如何景象當自得之大類禪門非空非非空等語沈註老子所謂因見而不能知曰得而究竟以不知為宗旨

道者物之所從生本乎天而命乎性為人之本然於以保已於以化物俱有無窮之意存焉至其為道之極究

蓋得道者言物亦道執物者言道亦物也言不足以及之默不足以及之道在不言非默之陰議之寧有定極乎

非可易窺也公閱休一擲斃休樊之人耳其有當於人心非無德而有知者之比豈有殊術歟亦惟本乎性而以天為師得乎人之所固然而自安於若不知若不聞之境乃人之安之也亦遂若歸故土者見其景物欣然而樂趨矣故冉相氏之得其環中成湯之從師不圍皆有隨成之用亦師天之道得也則容成氏除日無歲無內無外之說於保已化物之理不有可通哉然非可曰此其道在於古而不在于今也觀之近世則有戴晉人蝸角之喻而魏瑩即服其吹劍此其化物為何如聖人

僕登極之舉而孔子亦取其陸沉。此其保已爲何如。無
奈道本在人。而知之者寡。其保已也。每有遁其天。離其
性。滅其情。亡其神。如長梧封人。所謂鹵莽滅裂之說者。
其化物也。每有匿爲物。大爲難。重爲任。遠其途。如柏矩
所謂盜竊之行者。則道誠非易言矣。夫道之難言。非道
之難。而言者之難也。遽伯玉無可知之是。衛靈公無可
知之名。正以道之在人。令散同異。有不可知者存。所以
大人惟合併而爲公。不執不拒。無爲而無不爲而已。其
所謂天地陰陽之公。極物之外。無可求焉。卽季真接子

莫爲或使之言。皆爲未免乎物。總於無窮無止之理。未
有得也。大抵道亦強名。言默舉無所用。非言非默。是何
真境。言道者可以悟矣。此篇首段文法怪幻。頗難訓詁。
中段詞意高朗。極堪玩誦。至末段發出精微之論。大類
宗門之旨。得未曾有。佛法之在中國也。何嘗自天竺求
書始哉。

宗門之有於未嘗自持去之亦中則事亦嘗自天竺來
 中則時意高微以取天時至末則發則林翰之命人
 真以言說者以謂其與前則文者若以說則則
 或謂其人無道亦謂之言無學無道則其言其理且
 莫為如斯之言者為未食也則雖然其理無非也

血為碧甚其

忠誠之結死而

不化而坐前人

不肯信也外患

之至善惡皆難

必其能免則所

待者惟此區二

之內養矣木本

無火而相擊則

燃猶入本無火

而與火相擊則

生火金則至堅

而守之以火則

流猶入雖堅如

金石而時以火

燒之不能不傷

也絀掛碍也如

方且為物絀之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外物外來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

桀紂亡為善為惡皆不能免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

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葺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

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

悲忠孝為君親之所欲亦不必其信愛此中有數存焉為以

指芸瓜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此言五行之

五行中惟火最烈木者火之母生火而反陰陽錯行則天

地大絀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此論造化

練言天地之氣
兩相摩意故生
雷霆晉慶吳官
雷有枯樹故老
相傳方雷雨時
火炎中發蓋濕
氣蒸鬱成火不
特相摩而燃也
陳焯及覆不安
之意既無所逃
此憂又不得成
此事故心若懸
慰寬解皆悶也
沈沈深而不可
見也也事難而
不可動也人有
所憂不可解之
事每自竟慰又

影人事陰陽錯雜其氣鬱而不伸故有雷霆之火以焚大
槐槐者東方之木木之正位也或指陰陽錯行喻道書五
行顛倒之有甚憂而陷而無所逃着手猶進退維谷也墮
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墮蟬蟲起蟄而未甦之貌
於世而不能自主非深於世者不能道此慰腎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
人焚和慰腎腎悶沈深也難也火人心五志之火也和
之場故有陰月固不勝火火盛而水之源弱也應上金與
陽之患如此火相守則流於是乎有憤然而道盡憤然衰微之義道謂
之俱華乘廣時號曰冲融謂畏之氣冲融而散不安也循本發言
蓋矣視者以槐為取火之木也或曰淮南大槐生火是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

自然悶既不能
驟見分明又不
能略為挪動故
利害之念相摩
於胸中而生火
益多天和尺滅
故謂之焚和月
喻性中清明之
氣不曰形斃而
曰道盡兼誅死
憂悲而道之
華乘監河侯說
死作魏文侯波
臣水官也然活
耳若然則可活
也巨細大黑綸
累小繩綸也

將貸于三百金可乎此君真所謂不入耳之談也莊周忿
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
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
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
常與常相與謂水也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
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此段言養身者當審其緩急不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犢以為餌犢捷蹲乎會稽投竿
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

惺惺震發也。韋同銓。品量八材也。林註。韋行通。徐常吉以縣令為秦以後事。然沈諸梁為楚葉縣尹。穆公召縣子而問。當時亦有縣令。特未通天下稱之耳。況竿累灌洗皆小之意。與縣官無異。

而下驚揚而奮鬢。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惺惺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淝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幹才。小才也。諷說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鮪。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縣令舊作懸令。則干字無處安頓。仍當如字解。○近日窮措大抄寫。數篇爛時文。向邑令投拜門生。若當書此數語。示而辱之。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段言經世者當志於大。成不可期。近效也。○文非莊叟手筆。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上語下。曰臚。東方作矣。事之何若。

裙襦猶未解。口中尚有珠。欣喜着世之狀。曲三繪出。是為盜賊之時。亦不實。清口詩。晉鍾惺曰。臚傳。禮也。引詩二也。

末謂背在後。末也。釐。偏強也。強成。萬世之患也。視

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意以含珠者為非。為接其鬢。壓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其頰。徐別。緩為儒之多偽也。儒以詩禮為宗。乃用之以發冢。青青之麥。四句。詩也。徐別其頰。二句。禮也。儒知詩禮之為儒。而不知發冢非儒矣。此與魯多儒服一段同意。○文非莊叟手筆。唇上曰鬢。頰下曰頰。旁曰鬢。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皆引開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上長下促也。末僂而後耳。背微僂而耳帖腦後也。視若營四海。高且而憂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

若官四海不忍
一世之傷也
矜容知驚方世
之患也生來窮
相乎沒見識乎
事本順也而喜
為驚所謂一歡
之不忍終身患
也較中人之無
榮無辱者略進
焉耳相引以名
起下譽堯包相
結以隱跟上視
若官四海及不
忍一世之傷來
結人以隱猶譽
堯非榮者之引
人以名也夫人

君子矣躬矜是全身矜持容知是動仲尼揖而退蹙然改
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業事業也言既去躬矜容老萊子
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懷萬世之患猶俗云
人無百年身常懷千歲憂總言其慮之過甚也抑固窶邪亡其略弗及邪言為此
固意欲困邪母亦謀弗及於此而為之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
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以我之惠及人而邀人之歡以
進於此故有相推引其惠為矜尚此醜行耳庸人之行每
之名相固結其歡之隱也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
閉其所譽夫不忍一世之傷者莫如堯而坐致一世之傷
者莫如桀譽而非之皆屬有心故不如渾然而兩
也蓋以譽堯非桀妄起分別反
也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
之干心皆為傷害動之於行

之相與祇須淡
忘而自然順利
猶閉其塞而自
無所庸焉之非
也如此則與一
世而得淡漠可
矣若反此而自
勞則無非揚世
之事偶然妄動
亦非正道之所
宜奈何重問于
我而終以學業
相矜也載詠再
或曰魚畏鵜鵝
長其天也雀林
玉露載其說詳
矣
廁列也廁足猶

皆為淫僻動無非邪即盜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奈
跖伯夷同為淫僻之意聖人舉事躊躇若不得已而後應是
何哉其載焉終矜爾以每有成功奈何載而有之徒終於於
矜持費力而無益於事也此段言應世者當以無心處
之不可矜持太過以自傷亦見外物之不可必也詞意艱
澁諸解附會支或曰矜不顧之意意以欲為句矜終身之醜句與終方世之患對猶本載猶
離無一字可取行也奈何其所行終矜我之言也沈註安奈何終載不矜而不且反於淳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阿門曲側之門曰予自宰路之
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宰路淵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也漁者余
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
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
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圍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

容足也。墊下也。自容足之地而下之。直至于黃泉也。容足之外。有無用之用。二若以廣且大為無用。則一目之。以墊黃泉為無用。則高飛之禽。可以用尾。百姓日用而不知。亦以不推故耳。心有天遊者。無往不可。及是者。無往而不可。不能遊者。必至于汎遁。決絕。至知則不

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神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此段言數定。雖有神知。不必也。故不如去其私見。無情順應。如嬰兒無師而能言。自不必勞勞計較於胸中。而事無不集矣。諸解割裂無謂。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

凝滯于物而不須流通。厚德則其志無窮。而不忍決絕。至知厚德之人。虽田而全其君臣之美。亦合其時之可為也。故後世不能貶損其良貴。夫流通決絕之人。尊古以為不敢襲。身今而以為不足行。此初學之流。淺見者。尔若將眼界放高。則流絕者亦與世俗同此波靡耳。教彼而不

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言之所該無窮。而人之所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遊。即下面遊於世者。自然胸次洒然。一塵不掛。若不能遊之人。未免塵根太重。即欲離世而立於獨。而此心亦不能自勝也。諸解失之。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意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流通決絕。是欲離世而立於獨矣。總非至知厚德之任。乃不能遊之人。果於為此。全不反顧。欲與世人相為君臣。不過一時而已。至事久論定。其故曰。至人不留行焉。至人雖不當於道一也。諸解失之。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其迹也。

莊子因

卷之五 外物

解

學承意而不拘
波不為物欲所
蔽故能敬也凡
為道于所敬者
不欲以物壅之
塞之則如哽咽
者然理氣俱不
順適哽之久而
混逐叢生互相
踐踐衆害俱生
諸註以道壅解
作氣壅誤矣息
六鑿之息六鑿
即耳目鼻口心
知也相攘則賤
妨貴小加大或
曰道即道路哽
同梗降如飛鳥

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尊古卑今人之情也乃生於今則又
之輩觀於今日亦何能不隨其波但其能不能出乎今而自為古也即稀韋氏
遊者固別有在也彼流遁決絕果何為乎唯至人乃能遊
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能入
遊於世而不為流遁決絕之僻行然順乎世人又能不自
失其為我蓋不學乎世教惟順其意而不外之也此能遊
也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聽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
徹為德徹通徹也言至人所以能遊者以其心之通徹不
此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跣跣則衆害生哽咽
踐也足不良於行者如被人踐踐也足三陰之脈皆起於
足指而循喉嚨邪氣循經絡而行故哽而不可止則變為足
病也足病則衆害皆生不特哽與跣矣物之有知者恃息
此言道壅之弊○依門運氣之說本此



曰降之降謂其
氣止也物候與
掉聲同周禮介
婦註虽有勤勞
不敢掉聲也美
曰絃計也即賈
生反唇相藉之
意崔氏曰北海
人謂相激之事
為掉聲也
因急而生計也
倒植而不知其
然苟順其生機
則草木亦不自
知也善養息者
亦俟其息之自
行而必有事焉
則雖逆亦順而

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凡
之有知皆恃其息之周流其息之不盛豈天之胞有重閭
與有缺乎乃天通之而人自塞之耳文誰之外胞有重閭
心有天遊胞人身身膜也重閭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者人
遊行此言人之所固有也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
然而有之之功又在人矣然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室無
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空虛
則婦姑迫塞於一處必至怒爭人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奪
終無寧日矣元神不勝其擾因欲求其幽靜之處以自安
如流通決絕之流者所以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訟
為不能遊於世而不靜也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夫養息之道非可以
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有心而為之也凡德
之過量由於名心之勝名之過情由於自行表白御下過
急則人思以謀略當之彼此相爭則人思以知巧角之柴

卷之五

外物

經

不生衆害矣。若未至而助長，既至而忘其所有，事已過而務爲小補，豈其道哉？或曰：倒植，倒生也。淮南高誘注：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皆目眇也。滅滅也。閉目養神，則可以不速老也。或曰：通雅，皆一作搯，猶剪也。字林曰：批也。千米反。公紹引莊子曰：滅滅也，搯搯也。謂髮接眉髮也。

莊子因卷之五
寒於胸中，由於執滯而不化。此皆有心之害也。豈知官事之立，必決於衆宜，而不以己與之邪？則養息之道，亦可知矣。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養息之道，必如春○雨○之○草○木，自○然。靜○然。可○以○補○病。病○者，焚○和○凡○人，有○病，只○求○真○靜。皆○滅○可○以○休○老。皆○滅。一○說，以○手○按○目，四○皆○冷，眼○神○光○明。老○寧○可○以○止○遽。雖形○之○兆，發○於○目○眇，皺○紋。此○可○以○沐○浴，老○容。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然○息○之○於○未○塞○之○先，非○通○於○既○塞○之○後○也。故○補○病○休○老○止○遽。聖○人皆○既○失○而○後○圖○之，非○佚○者○之○所○也。此○所○以○不○問○也。聖○人之所以○馘○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馘○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馘○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按道家髮千下是也。此馘國之弊，蹄鬼胃也。鬼過而觸其梳，則其蹄自繁。故曰蹄或曰筌，斗回也。程大昌言有倒鬚謂之筌，即筌也。因有倒鬚，故謂之回。得意忘言，則無論其有用無用，而世不須逃。世養神不至疲，神若惠子者，不知無用之爲用，誠皮相耳。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馘，駭同。因前言而緒及之也。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爲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踐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蹄，兔置也。自演門句至此，俱發聽言者當得其意，不可拘於跡。有用無用，非所計也。其所以痛鍼惠子之病者。爲道之人，知在外者不可恃，而在我者無所傷。故能遊於世而虛其心，以遂其自然也。夫人所可自必者，心耳。

莊子因 卷之五 外物 五

其聽命於世者皆外物也。善惡未免同歸而忠孝或難
食報。自古已然。乃世之人輒以其心役役於利害之間
而不能自勝。豈知寇莫大於陰陽。吾心之水火。蓋有自
生而自剋者。焚和之餘。其道無復有存者乎。是以仲尼
驚萬世之患。老萊子猶戒其終矜。正以知有困而神有
不及者。不特神龜爲然也。聖人躊躇以成功。至知去善
而自善。皆能以無用言用。遂其能遊之性。而不至懷兩
陷之憂矣。然又非必離世以自適也。世有今古。時之所
不能違。至人所以能遊者。惟入世而不留行。蓋其道徹

而不壅。心有天遊。則神者自勝耳。豈若流遁決絕之人。
必以大林丘山爲善。而不堪於名暴。訟爭守官。衆宜之
擾擾哉。由是至人得其天和。自有生生而不知。猶草木
之倒植於春雨。卽如補病休老。止遽之言。皆爲旣失而
後圖之術。舉可置之不論。此得意而忘言者也。爲道者
慎無求乎筌蹄。而蹈毀死踏河之失歟。此篇指出修真
實際。開後世坎離鉛汞之說。精鑿竒創。讀之惟恐其盡。
但貸粟釣魚發冢三段文詞。旣淺意義。亦乖疑爲擬莊
者。攬掇其內。特表而出之。

莊子因卷之五終

<p>其發果後自為是三刻文精雅意善亦非尋常可比</p>	<p>青○淵○開○對○則○大○鵬○後○乘○之○為○神○靈○有○陰○陽○之○對○則○其○靈</p>	<p>其○無○來○乎○空○觀○而○無○異○其○故○何○以○夫○無○也○無○時○也○無○所</p>	<p>其○以○大○林○立○則○為○善○而○不○善○然○亦○暴○擊○而○守○官○衆○古○之</p> <p>而○不○擊○以○有○天○滋○順○斬○者○自○然○其○聲○珠○亦○自○然○矣○夫○人</p>
-----------------------------	--------------------------------------------------	--------------------------------------------------	---------------------------------------------------------------------------------------------------

